

照片是朋友用微信送过来的, 几张蜂鸟宝宝。收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初看时虽觉可爱, 但很快就被别的事情吸引了, 不及细观。今晨醒得早, 又不用着急起床做早餐, 便从手机里翻出来, 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

树枝上站立的小鸟, 稚嫩乖顺, 色彩斑斓。朋友说这几张记录的其实是一只蜂鸟的不同神态。我们居住的校园山庄里有个日本花园, 朋友每天都会去走一走。花园里有一大片鼠尾草, 开满了紫蓝色长长的花穗。传说中山鼠尾草是智慧和家庭幸福的象征, 难怪招蜂引蝶, 是蜂鸟的最爱。朋友认定了她每天在这片鼠尾花丛中看到的, 都是同一只小鸟, 在她的相机镜头下慢慢地长大。后来不知为何园丁将那簇草割掉了, 小鸟不再有家, 只能飞到附近山坡的树枝上栖息。为这事, 朋友还伤心了一阵子。

不过也许, 即便那些草不割, 小鸟还是会飞走的吧——去找更大更茂盛鼠尾草丛, 去采更多更香甜的花蜜。

我的小鸟们都飞走了。一时之间很难理清自己空巢后这几个月所怀的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情绪。解脱后的轻松? 多少年了, 几乎所有的时间和计划——生活的和事业的——都以孩子们为轴心。从今往后, 不用再为另一个生命全权负责。兴奋? 久违了, 失而复得的自由。可以随意安排旅游, 寻自己的诗和远方。可以尽兴地工作, 时间化零为整, 收效亦可丰增? 可以任情任性地去朋友、购物, 在家里大声吼唱、手舞足蹈。失落? 早上起来, 熬些麦片加些枸杞麻籽也就够了, 没有了大张旗鼓锅碗瓢盆的必要。晚上回家, 楼下空无一人, 偌

空巢

戴醒



大的房子, 不再有此起彼伏的笑声说话声吉他声钢琴声 Sam Smith 时而哀怨时而激昂的歌声。农贸市场的有机草莓, 放在冰箱里很快会烂的。新港鱼市的海鲜, 买回来还有意思吗? 孩子们走了, 勃勃的生气似乎也被带走了。牵挂? 老爸帮着硬塞进箱子里的零食, 该吃的差不多了。天冷了, 冰上枝头, 女儿的衣服够吗? 一大早上课没有妈妈叫, 儿子会不会迟到? 后来发现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 反复的叮嘱成了无谓的唠叨。孩子们独立、阳光, 将自己和生活打点得像模像样。欣喜之余, 心里涌上一丝淡淡的忧伤。生命中最具挑战却最有意义的这一程, 看来确实是走完了。

寒假回来, 儿子说: 我们都离开家了, 你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下子失去了目的? 如果是, 那就养条狗吧! 我笑了。低头生活, 暂时好像还没有到要养狗的地步。自还有目标吗? 当然是有的, 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和具体: 学会远远地爱孩子, 享受工作, 善待先生和自己, 做一个靠得住的朋友。

傍晚时分, 女儿发来一个信息: 妈妈你今天做伸展运动了吗? 最近两次回家, 她教会了我不少瑜伽动作, 还为我买了一个伸展垫。棕红地板上淡绿色的垫子, 柔软舒适, 躺上去似乎能感受到女儿留下的温暖。我马上回了一个信息: 还没有, 我们约好晚上同一时间做吧!

辛苦筑巢, 其实只是为了给小鸟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最后最好的结果, 原本就应该是小鸟高飞, 留下空巢。巢里还有鸟爸爸鸟妈妈, 有衔枝啄食的温馨记忆, 有割不断的血脉相连, 还有对小鸟定期归巢的热切期盼。我且打住惆怅, 安守巢中, 走好这下一程。

松江境内的西余山顶上, 有一幢被浓荫托起、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赭红色建筑, 便是闻名中外的余山圣母大殿, 与法国的罗德大殿东西辉映, 并称为世界两大圣殿。

公元 1871 年(清同治十年), 一位法国传教士在西余山顶上购置了一块地皮, 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后因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不断增加, 故于 1925 年翻造扩建, 历时 10 年, 于 1935 年落成。

新教堂由葡萄牙籍华人、著名建筑设计师叶肇昌设计, 集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于一体, 是民族与西洋建筑风格的和谐结合体。其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 整体建筑为罗马风格, 其中尖顶为哥特式, 钟楼为以色列式, 廊柱为希腊式, 清水外墙和斗角地砖为中国民族式。整幢建筑结构精巧别致, 形式庄严美观。大殿东西长为 56 米, 南北最宽为 25 米, 主建筑高达 38 米(包括哥特式尖顶)。殿顶上方约 5 米高处, 覆以碧色琉璃瓦, 与殿顶形成隔热层。内设 3000 个席位, 可容纳 4000 名教友。

这幢建筑堪称不对称的典范: 南长北短, 东宽西窄, 外方内圆, 外砖内石; 还有“四无”之称: 即无木、无钉、无钢、无梁。室内采用全石结构, 拱形穹顶。高约十余米处的两侧主墙上建有壁槽, 既避免了一般墙壁平整笔直的单调, 呈现出凹凸不平、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 又具有吸潮、吸尘、吸音之功能。大殿落成至今已有 82 年, 从未打扫清理但穹顶一尘不染, 可见设计者智慧超群, 匠心独运。

哥特式尖顶下, 高耸的橄榄形钟楼内, 按音符排列着 8 口大钟, 可打击出美妙动听的圣音。塔尖是一尊由紫铜铸成的圣母像, 高约 5 米, 重 1200 公斤。圣母双手托举小耶稣, 小耶稣双手拓开作十字状, 似在迎接各地前来余山的朝圣者。

大殿的正祭台系天然大理石砌成, 四周窗户都镶有五彩玻璃, 上面镌刻着姿态各异的圣母像。接准斗拱上, 有 40 根磨光金山石, 上面都雕有栩栩如生的天神像和精致的花卉图案。1871 年 5 月 24 日, 系圣母进教之佑节日, 当天举行了奠基典礼。1942 年, 余山教堂被敕封为“宗座圣”(即圣母大殿), 余山圣堂被正式命名为圣殿, 也是整个远东的第一圣殿, 故有“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1947 年 5 月 18 日, 上海地区的主教为余山圣母举行加冕典礼。抗战胜利翌年的圣母月, 上山朝圣的教友竟达 4 万多人次。教友们纷纷捐献黄金及珠宝、钻石, 后精制成 2 顶镶嵌着红绿宝石的纯金皇冠。

上海具有各自特色的建筑千千万万, 都以自己不同的个性张扬着海派文化。而余山圣母大殿以其特有的多民族建筑风格的和谐融合, 集力学、美学、光学、声学、建筑学于一体的建筑, 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是中华建筑史上的一个光辉典范。

《加德满都的风铃》是一首歌名, 歌中反复吟唱道: 加德满都的风铃, 它不

在这里, 它无处可寻。有人说这个风铃暗喻一份唯美动人的美好爱情, 有人说这个风铃代表渴望真爱和包容, 有人说这个风铃意指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其实,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加德满都的风铃, 每个人都在憧憬找着它。不知我的风铃遗落在哪儿了? 我背上行囊到尼泊尔, 想要在加德满都寻找那个属于我自己的风铃。

加德满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新城区和所有发展初期的城市一样, 缺少先进的设施和交通工具, 却在混乱的规划中, 努力向现代文明发展着; 而当我一步步迈进老城区时, 时光霎时回溯到中世纪, 行进在曲折、狭窄的街道上, 在广场凌乱的人群中, 千年都城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使之与新城区形成强烈对比。从新城到老城, 我仿佛进入一个时光新旧交替的边缘, 似乎一只脚已经跨入新世纪, 另一只脚仍在传统中一如既往。在尼泊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 不管是印度教还是佛教的, 让我感触最多的是他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的祥和之气。

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以一个老皇宫为中心, 周围布满各种和宗教相关联的寺庙建筑, 是加德满都历史遗迹中规模最大、艺

加德满都的那个风铃

梅花雪

术珍藏最丰富的地方。广场上那一幢幢砖红色的建筑气势恢宏, 如同一件件精美的古董, 古旧中散发着温婉的光芒。和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广场一样, 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上人潮涌动, 不一样的, 是比游人更多的是本地居民, 他们的家就散落在神庙和皇宫的周边。杜巴既是寺庙, 是集市, 也是他们的生活中心。

我曾惊讶于尼泊尔人为何不将这些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圈地保护起来, 却任其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共。这里本该映着一段段前尘的影事, 而不是人间烟火。

游走于广场的角角落落细细探索, 真实质朴的生活气息令人不由得放慢脚步。广场周边都是低矮的民居、商铺, 每隔几步就会遇上一座神庙, 一些屋顶上甚至长满青草, 墙角布满青苔, 为红砖瓦房增加了厚重的沧桑感。

向低矮的木门内张望, 几乎看不到什么家具和电器, 可每一个站在门边的尼泊尔人, 只要看到你举起相机, 总会对着镜头绽开一个最美的笑容。从这些男女老少的脸上看不到生活的苦难, 他们安宁的神态中也丝毫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尽管物质不富有, 但他们拥有绝对的精神上的平静, 是他们的存在,

才让这古老的杜巴广场生气勃勃。

一位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的母亲特别打动了我, 她面容姣好, 穿着一件玫红色的旧纱丽, 鲜活的生机和靓丽的色泽将身后破败的房屋衬托得活色生香。和她手中抱的婴儿一样, 她有着无比纯真的笑脸。在她头顶的屋檐下正悬挂着一个生锈的铜风铃, 风铃的上端是两条昂首的眼镜蛇, 下面的铃铛则是一群飞鸟的羽毛。风铃摇响的一瞬间, 我不知道是希望这个世界发展得更加现代化好, 还是保留一点原始更好。

脚步匆匆的景点观光中, 我们意外地有过一小时坐在屋顶阳台凉棚下喝着香喷喷的大吉岭红茶的悠闲时光。那天中午, 在杜巴广场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吃完午餐, 因为导游去寻找一位迷路的伙伴, 我们只能继续坐在店里等待。吃完碗碟后的服务生, 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大吉岭红茶, 又指引我们上到屋顶的阳台上, 并贴心送上 WiFi 密码。

与我们同行的一位画家得以站在楼层的高度上, 透过一个接一个的屋顶变化去感受这座古城的绝美风韵。回家后, 这个屋顶上看到的画面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他用画笔画出了杜巴广场上的庙宇塔寺, 描绘出光影中古老建筑的美丽拙拙, 让人觉得, 时光就是该被这样一笔一画地记录, 而非急速的数码相机, 这样的节奏恰好与加德满都的悠闲时光相互承接, 在静默的笔触中彼此对话。

两位长相帅气的尼泊尔小哥, 并不因为我们已经用完简餐而赶走我们, 相反, 他们一次次



夜光杯

上楼来给我们续茶。记忆中, 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屋檐下的风铃, 可因为站在楼上, 由于平行的视角, 让我看到许多庙宇的重檐下高悬的风铃。

从加德满都前往博卡拉的山路中, 途中的巴士停车休息站, 导游招呼我们短暂休息一会儿, 喝一杯奶茶。荒野中的休息站, 因为我们一车游客的到来而显得有些热闹。待我们在露天的凉座上坐定, 在一边煮奶茶的小伙子给我们每人奉上一杯香味奇特的奶茶。尼泊尔人爱喝的羊奶, 加上当地特有的香料, 使奶茶中充满了香料伴着红茶的奇妙之味, 香气强烈而刺激。旅途中的小憩因为这杯奶茶, 顿时驱散了一路的劳顿。

煮奶茶的尼泊尔小伙子, 不因为我们是游客而随性敷衍, 每一锅奶茶他都特别用心去做, 所以才让我们舌尖上品尝出独特的异国风味。凉座的身后是一座带楼梯的圆形凉亭, 高高的亭檐下, 一串风铃随风摆动, 起身离去时, 我听到风铃的叮当之声, 在荒野中传播得很远, 很远。据说, 风铃不仅能发出令人愉快的清脆声音, 也能给人们带来好运。

几天的尼泊尔之行, 让我终于看清楚生活的本来面目。印度哲人奥修说: 你唯一的责任是对你的本性负责, 不要反对它。放弃恰恰成为拥有。加德满都的风铃, 我终于找到它了吗?

激光音乐(满庭芳) 林青

格式丰存, 乐枝互振, 曲符红蘸橙涸。竖琴滑奏, 带动水晶瓢。焰火放歌夜景, 旋律伴, 起舞泉喷。声环绕, 共鸣鸣响, 阿卡贝拉醉。

重衡, 凭数字, 音区推展, 调性柔匀。刻装饰音究, 变化节斟。留恋抛弓马骤, 二胡史, 声电翻新。琼宫塑, 视听娱众, 欣耳智心澄。

注: 阿卡贝拉即人声无伴奏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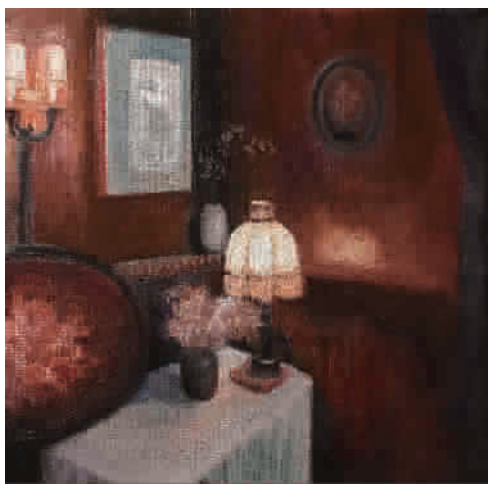
悠闲

陈迅

悠闲的日子, 在黄宾虹的一幅《山水小品》里。大概是秋天了, 树叶红了, 人也闲了。一人在船上, 两人在岸上, 从从容容地生活着。远山为他们隐约, 草木为他们生长, 山水为他们存在。题识云: “新安江上舟行所见, 宾虹。”画旁有楷书题跋云: “黄宾虹先生原名质, 字朴存, 歙县潭渡村人, 工山水兼擅诗文、书印, 所作山水浑厚华滋, 意境深邃, 自创一格, 今得此幅虽为小品, 实属不易, 当应惜之。一九八零年五月, 郑初民记。”



悠闲的画幅, 加上悠闲的题跋, 日子就越发悠闲起来。



小花咖啡馆的一角 (油画) 徐音

我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 尤其是“夜光杯”, 每晚斟一杯葡萄酒, 边饮边读,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葡萄酒夜光杯”, 这句话太有诗意了。

《新民晚报》组织了不少文化活动, 去年四月的“市民读书会”, 是在松江图书馆举办的诗词鉴赏讲座, 十分符合我的爱好, 主讲人是静安诗词社的社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中行。作为追随唐诗宋词数十年、追踵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学生, 我不曾错过胡教授一堂课, 所以这场, 我也是非去不可的。

中国是诗的国度, 我从小喜欢诗词, 耳顺之年学习写诗。如今写诗填词是我退休生活的主业。听姐姐说, 在我三岁时, 我家楼下是所小学, 隔着天井就是教室, 天天听小学生齐声朗读, 耳濡目染, “偷学”了一手。姐姐细心听我牙牙学语, 竟然是在背诵“红豆生南国”, 惊喜之下, 还奖了我一根棒棒糖。在我小学三年级的课本里, 首次出现了李白、杜甫、杜牧的三首绝句。千年前诗人的作品感动着千年后的学童。我买了《唐诗

三百首》, 虽然小学生读唐诗, 没人指点, 所得肤浅, 但诗歌的音韵美, 意境美, 感染了我, 越读越喜欢。年轻时, 曾经规定自己每天背一首诗或词, 坚持了两年, 背了五六百篇。现在想想, 此举使我获益匪浅, 提高了之后工作中的想象力和写作力, 为我退

做唐诗宋词的追随者

张燮璋

休后学习格律诗写作积累了“第一桶金”。胡中行教授主讲的那场市民读书会, 以“走进美的围城”为主题, 以诗词鉴赏为重点展开。面对百来个爱诗听众, 深入浅出, 生动而实在, 引得读者时而哄堂大笑, 时而掌声如雷, 有的读者表示: “没带家里的学生一起来听, 真是错过了个好机会”。有的读者听后, 感到“茅塞顿开”, “读诗领会意境, 就知道诗的妙处”。有个年轻妈妈挺着大肚子, 我们开玩笑说, 肚子里的娃娃应该是最小的听众了, 上了这么堂胎教课, 将来肯定能做诗人。

这次的讲座好评如潮, 有几位读者立刻成了胡教授的“铁粉”, 后来还追到了静安诗词社, 申请参加诗词社活动, 成了认真作诗的新社员。讲座后胡教授签售他的著作《格律诗启蒙》, 排队的长龙里议论最多的就是: “想不到唐诗这么有意思。”“读起来这么好听。”“多少时间能读懂?”“先读通吧。”看来, “市民读书会”的这个选题深受大家喜爱。唐诗宋词的追随者里, 在下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胡中行教授在一篇专访中说: 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毕业, 背出《唐诗三百首》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深以为然, 算一算, 每周背一首, 对渴求知识的小学生, 还不解渴呢。现在全社会都在推行传统文化, 可见前景是十分可喜的。愚钝如我, 学诗积稿数百, 如今也已跨过了格律的门槛。

十日谈

走进市民读书会

责编: 王瑜明

因为“鄂达克”, 与“上海老建筑”结缘, 因为“市民读书会”, 与“上海老建筑”成了挚友。明请看本栏。